

朝花夕拾

让螺钿紫檀

五弦琵琶回家

◎唐诗乔

我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，是盛唐的尾奏。我集万千光华于一身，承载着大唐王朝的遗风与音律的厚重。

那时我刚被制成，紫檀木的器身还泛着微弱的木香，乐师们将我的琴弦一遍遍拧紧，琴弦在人们的指缝中振动，演奏出一首首乐曲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我常以华贵的姿态站立于宫阙中，望着美人婀娜多姿的舞步，听着鼓点的伴奏与万千臣民的喝彩。我以为，盛世将会永远留存，而我会让盛唐之音绵延不绝，直到千百年以后。

奈何光阴流转，异国人的脚步踏上了大唐的国土，我被当作国礼献给了遥远的日本。我被安置在狭小的仓库，灰尘日复一日抹去我的光华，每一天我总会透过小窗，朝着家的方向一次次远望。我的家乡，究竟何时才能再见？

直到数百年后的某一天，来自故乡的修复师们轻轻将仓库门推开，我看见了千年后的光，它照在我身上，让我得以在千年后重新焕发光彩。他们说，我是唐代传世的最后一把五弦琵琶，可我睁开眼，四周尽是他乡异客，为谁而奏？

修复师们似乎读懂了我的心音，他们轻轻拭去覆盖的灰尘，再次拧紧我的琴弦，在那一瞬间，我的故事仿佛又重新流动起来，那是千年前的一弹一拨，是工匠的细致入微，是弦弦声声流出的无限留恋，是无论漂泊异乡，无论被遗忘多少年仍然愿意拨响连接古今的琴弦的那一份执着。如今我站在展柜里，看着一双双来自不同国家的眼睛，他们为我的配饰而惊叹，惊叹于唐朝工艺的精湛。古老的乐器，正在修复者、传承者与爱好者的手中旧貌换新颜，大唐的旧韵，正在成为新音。

曾经我认为，只有回家，才能了却我的遗憾。现在，我不再强烈渴望回家，因为我不是位孤单的游子，我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，当盛唐的曲调再次响起时，我终于知道，我背负的韵律，我心中的长安，以及我代表的文化，就是我永远的家。

雁阵

◎崔炳信

深秋时节，落叶缤纷。树杈间，只见一个硕大的鸟巢，风雨飘摇，两只鸟儿“叽叽喳喳”，心事重重地忙碌着，修补它们的爱巢。

一阵寒风迎面袭来，我赶忙裹紧身上的大衣。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突然，一声声悠长的鸟鸣，划破天空。猛抬头，是雁阵！多么壮观的一幕啊！黄昏时分的天空，如一块写满落寞的调色板，这时，一群大雁的横空出世，让人们眼前一亮——你看，它们以整齐的队列划破长空，“嘎嘎”鸣叫着，无畏地展翅高飞。据说，大雁的翅膀几乎可以触碰到彼此的尾翼，这种紧密的队形不仅减少了飞行的空气阻力，还确保了每一只大雁都能从前方同伴扇动的气流中获取额外的升力，这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智慧，也是团队协作精神的完美体现。可以说，大雁是名副其实的探险家，它们用非凡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不断挑战生命力量的极限，一次次完成地球上最壮观的迁徙之旅。

小时候我最喜欢看大雁了。那会儿我们神情专注，仰着小脑袋看大雁从头顶飞过，它们一个个伸直长长的脖子，一上一下忽闪着灰色的翅膀，我们甚至可以看清大雁红扑扑的脚掌向后紧贴在雪白的肚皮上。而且总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够的时候，大雁已在“嘎嘎”的叫声中，变成天空中的一条细线。我们忽然意识到大雁即将离我们远去，就赶紧唱起“大雁大雁，排个‘人’字我看看，今年请你吃白米，明年请你吃鸡蛋……”

大雁也似乎听懂了我们的语言，由“一”字变成了“人”字，渐渐消失在天际的晚霞中。那一刻，我们像一群掉了魂的孩子，久久凝望着天空……

曾经见过一只掉队的孤雁，它的翅膀受了伤，跌落在芦苇丛中。搞摄影的朋友发现了它，给它包扎，给它喂食，为它的往后余生而发愁。可在第二天，雁群竟然折返回来，在低空盘旋着呜呜叫着，然后那只伤雁挣扎着起飞，一次，两次，终于融入了队伍的末端。那一刻，“人”字的一捺被拉得老长老长，像大地向天空伸出的手臂，雁群没有抛弃它，而是放慢了速度，等它慢慢地跟上去。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，又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，我被这壮观的雁阵震撼着，突然有了一种滴血回归的感觉——天是那么辽阔，大雁的叫声更加有力了……

十笏园

天路行记

◎张希良

雨过天晴，秋风送爽。两位老同学约我到安丘天路游玩，他们曾在安丘的邵山镇共事十余年，对那片土地怀有特殊感情，我也一直想去那里看看，于是结伴同行。

天路蜿蜒在鲁中山区的中段，这里风景秀丽，人文底蕴深厚。鲁中山区形如一只从东海跃出的大鳄，泰山是它的头颅，南北分别是沂河、潍河冲积的平原。天路就在这“鳄鱼”的脊背上盘旋。

驶入天路，只有我们的车在蜿蜒的天路上前行。路旁的树木飞速后退，远处的田野如画卷般展开，偶尔会望见农舍炊烟袅袅。随着海拔逐渐升高，道路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险峻，我们放慢车速，摇下车窗玻璃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

说笑间，我们的车来到了大安山下。这里有本地工作的朋友在开车等候，是我们的向导。稍作停顿，我们开始沿着山的北麓盘旋而上，山路狭窄，灌木不时刮擦着车身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声音。

几经盘旋，车辆转至山峡谷，进入静谧之处，如入仙境一般。在半山一处平地，我们把车停在一处安全宽阔地带，两车人并作一车，由我来驾驶自己的越野车。我仰望近乎垂直的山壁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一脚油门，越野车轰鸣着冲上山路。经过九转十八拐，终于抵达大安山与霹雳尖山峰之间的那道连接的山梁。

山梁如马鞍一般，南边是霹雳封顶，北



守望乡愁

一辆自行车的岁月长歌

◎秦婉萍

推开老宅储藏室的木门，一股混杂着尘土与旧木头的熟悉气息便扑面而来。角落里，那辆蒙尘的“孔雀”牌自行车在昏暗中静静伫立。墨绿色的车架早已褪去往日鲜亮，如同被时光蒙上了一层薄纱。车把镀铬处的锈迹蜿蜒如细线，唯有车座下方那块椭圆形标牌，“孔雀”二字依旧清晰镌刻，像一枚深藏在岁月里的印章，印下了我们家与它相伴的半生情缘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太爷爷的一位远亲费尽周折，将这辆珍贵的“孔雀”牌自行车运送回老家。那时，村里谁家能拥有一辆自行车，其轰动效应不言而喻，更何况“孔雀”是当时声名赫赫的名牌。太爷爷初见它时，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光滑的车架，眼里的光比擦亮车的车把镀铬还要耀眼。

爷爷常说，这辆“孔雀”是咱家的“功臣”，更是咱村的“老帮手”。村里逢姑娘出嫁，主家首先惦记的便是来借它充当迎送新娘子的大轿子。每次出借，爷爷都格外上心，头天必把车身擦得锃亮，车把上规规矩矩地系好红绸带。红绸带随风飘舞，那份红火劲儿比新娘子的红头绳更添几分热闹。有一回，邻村的姑娘嫁到我们村，爷爷骑着“孔雀”车引路先锋，车轮碾过石板路的“咯吱”脆响，交错着乡亲们的欢声笑语与鞭炮的噼啪喧闹，谱成了彼时最动听的婚嫁交响曲。直到如今，村里的老一辈人提起往事仍会竖起拇指：“嗨！当年你家那‘孔雀车’接亲，可是咱村顶顶风光的一回啦！”

除了接亲的喜悦活儿，这“孔雀”在农忙时节堪顶半个壮劳力。生产队抢收麦子的当口，急着往地里送水、送镰刀，爷爷就把两个大水桶牢牢绑在后座，车把上则挂

边是大安山顶，东西可极目远眺，都是让人目眩的深谷。我自己都惊诧：我们是怎么上来的？

从这山梁，再转过一个陡峭急转的大弯，车终于在轮胎和碎石的激烈摩擦声中登顶。眼前的景象，让人豁然开朗：西边山谷里森林茂密，东南部可以望见层层梯田。虽已收割，梯田里剩下的谷秸依然挺立，著名的安丘“辉渠小米”就产自这陡峭梯田中。

带路的朋友说：“刚才这个险峻的狭窄处，就是原来土匪的山门，他们只要守住这里，就能做到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”

这时我才发现山顶奇特，竟然如内蒙古草原般平坦，且有些辽阔。北有村庄林木，西北是风力发电基站。

我驾车向北疾驰，释放着所经路途崎岖的压抑。黑色的越野车在枯黄的野草中，像一头飞奔的野牛。村庄已成废墟，忽闻一声声犬吠，划破了周围寂静，循着声音，向左望去，只见一排砖房窗明几净，一位扎着头巾的妇女在门前洗衣，旁边菜地青翠，竟还有自来水在流淌。

转到山的西北角，发现北缘森林茂密，村周果树密集，村南面就是那400亩耕地。站在崖边俯瞰，山下村庄星罗棋布，李龙河、汶河尽收眼底。那条下小路我走过无数次，每次抬头仰望，都不知山顶竟还有这般光景。

如今，目光再次落在这辆静默的“孔雀”上，它的车漆早已暗淡斑驳，车铃也失去了旧日的清澈响动。然而，那些被它驮负过的悠悠岁月，却在年轮累积的记忆中愈发清晰澄澈。它载过新嫁娘如花灿烂的喜悦，载过父辈汗滴不下的辛劳与互助的温情，载过村干部紧急公务的风尘仆仆，更稳稳地载着我们这个小小农家，一代人又一代人寻常而坚韧的生活印记——太爷爷初获它时那充满希冀的摩挲，爷爷每一次擦拭打油时那认真的眉眼，还有它在老村坊间备受赞誉的风光……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底，它比任何光鲜昂贵的物件都更显珍贵。

因为它不只是一台转动的钢圈与链条，它是时光颁给我们家的勋章，镌刻着我们如何从勒紧裤带的困窘中一步步走向了现在的宽裕从容；它默默注视着这个小村落，如何从泥土道与瓦檐房的日子，变成今天这水泥路通衢，小楼林立的光景；它也见证了中国这几十载腾跃岁月中，亿万如我们般平凡的农人家庭，如何凭着骨子里的勤劳和心头那份不灭的盼头，耕耘出越来越亮堂、越来越红火的日子。

每当我推开老宅储藏室的门，望见那辆在幽静中安然“驻守”的“孔雀”，心底总会漾起一片温热的涟漪。它驮着的，不只是一段无法折返的悠悠过往，更是一个家族的爱跟在爷爷身后溜进储藏室，踮起脚，小手去摸车把上残留的那圈若有若无的红绸印记，仰头问他：“爷爷，它跑过多少路呀？”爷

杂草齐腰深，但明显有原来的耕种痕迹。用于排涝的水沟遗址还在。给我们带路的朋友，就住在这里，他说这里草木茂盛，因土地肥沃平整，下层是玄武岩不易渗水，所以经常形成内涝。更奇特的是，只要山顶有云升起，山下周边就会下雨。山下百姓有谚语说“大安山戴帽——大雨很快就来到”。这山顶云景竟然成这一带的“晴雨表。”

同学道出天路真相：“很多人以为修路的初衷就是为了旅游，其实是巧合。整个沂蒙山区建风力电站，基站都在高山顶上，大型的设备运输特别困难。最后，设计工程人员决定沿山脊修路运送设备，修路时又开始连接各个景区，这样一举三得。”整个山区，一个风力发电的大风车，沿天路拔地而起。

这个决策确实英明。风电基站全部建成了，百姓又得了实惠，辉渠的小米，柘山的蜜薯和层层梯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不仅景点增多，还涌现出许多“网红打卡地”：洞南头村的老碾、老井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打扮的挑水媳妇，拿酒瓶唱歌的棉袄姥爷。

下山后，我们如从仙境回到了人间，从天路原路返回，沿着平坦的高速路回家。

这次出行让我领略了大自然的宏伟壮丽，也明白了生活的真谛——勇于尝试，敢于挑战，才能突破自我，发现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诗韵潍坊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痛悼杨振宁

◎高立基

苍天泪洒清华居，杨氏振宁驾鹤归。
华夏环球共痛悲，巨星陨落铭青史。

秋日浮烟山感怀

◎刘树亮

苔侵石径晓霜清，雾散星台秋月明。
拓跋故墟连废垒，公孙高阁对空营。
碑残能辨前朝字，树老长萦昔岁声。
纵使沧桑皆过往，依然天地自峥嵘。

初秋日向晚所见

◎徐洪滨

凉天黄草木，岁序又轮秋。
蛙鼓泡池歇，蝉鸣老树休。
浓馨将淡去，旷野待丰收。
落日余晖尽，初生月似钩。

【双调•殿前欢】

秋晨

◎南广勋

晓风凉，梧桐垂首叶将黄。秋虫犹自唧唧唱，如诉愁肠。天高云不颺，海阔波光亮，我独立山坡上，看东方跃起，出浴新阳。

暮秋感怀

◎刘芝兰

雨后风吹叶渐黄，乌云密布伴辛凉。
韶华荏苒容颜老，世事纷繁岁月长。
奋笔通霄曾几度，疾书问案拟千章。
追思过往心如镜，愿与秋山共露光。

浮烟山怀古

◎郭顺敏

书卷余香泉有灵，公孙拜汉叹兴兴。
鹿台明月千年照，留与后学一片青。

游览黄花溪

◎高树贞

山径豁然仙界开，忽觉陶令亦曾来。
一帘瀑布瑶池落，千仞奇峰画意裁。
泉响轻盈忘荣辱，岚飞飘渺洗情怀。
花溪半日昆仑梦，但愿烟舟作水斋。

诗两首

◎杨有奇

雪域欢宴
青稞酒暖漫寒光，炉火摇红笑语长。
一曲穿云惊宿鹤，飞星数点映华堂。

游九寨沟
瑶池落岫幻云烟，海子浮光漾碧涟。
万壑松风听漱玉，一川虹影饮流泉。

成全

◎冀庆勇

胜不可骄
失意泰然
自古人生最忌满
半贫半富半自安

月满则亏
水满则溢
从来都是盛极而衰
万事最贵顺其自然

利不占尽
功不可贪
感恩知足行天下
人生小满胜万全

半得半失
半苦半甜
也许
世间所有的遗憾
本身就是一种成全